高陽集

高陽集文卷之十九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尺牘上

答徐永平守

以糧料之議向獨議及于門下甚爲不快而何得更爲別言大約任事之人那得不遭口語願門下安之不但虜詟洶洶也率言

答李本寧太常

無從官職見經濟皆文章再讀大集見文章皆經濟世人不知公者曰徒有文章耶知公者徒曰有文章耶不忖自號爲知公然纔得公以文章爲世重而眞不得世人以經濟重公以公經濟大手胡不撰席而落落留都令枵腹借口鼻變乎甚以季公聒言爲快且得恐老先生動定獨愛莫功之耳季公自恐鄙意

柬馬總戎

今天下安危繫吾輩一身而猛撿此身于天下

安危何如昨閱車同不食不竦氣咽而不下想將雖同之也初作車營豈敢遽求合式但各將與慄視如兒戲可惱可恨如昨果係銃砲炸裂便當近前捐恤被傷兵丁仍貴成先爲驗試或藥有過分如此係兵丁失瞭便當近前挐究其人凡陣前要暇緊當兩軍對敵如營中失火衆軍亂驚當何如仰砲有炸裂俱要各守信地不得輕動一步如輕動卽梟方成軍令紛紛擾擾到底一場空話可奈何車營議幾月矣將軍

爲全遼大將而部下不能成一車營竊爲將軍耻之吾輩原不着惡那得責成各將昨賞尤低豈賞其能練特賞其勤勤懇懇如饑思食如寒思衣獎之以爲勸然總吾輩懇切則諸將勤耳將軍肯減去騶從之鎮兵以成一車營凡解到各車整成者俱隨兵給發責令如法操演何人不可車何地不可車乎古大將舊事假將可涉獵一念之本閣部原以腐儒冒操諸將之上愧無能振諸將以報朝廷惟將軍可爲我釋此念

答游直指肩生

僕意以佳總督制兩佳開府率膽識諸道便可弃心齊力好爲之寬直捷寬簡易非敢裁總督非敢去撫也世有會心人如公肝膽爲君依矣舊曾識祗生肯與我共鞭弭乎煩典記爲僕一從史之敢不下榻以俟

答永平餉司周之夫

一入維雯兩庚歲猶古人拊髀而嘆今且幾無髀矣荒徼寧復問春華乎過承問信璧謝不旣

答岳石梁

當事須以膽目令人心洶洶正需稚圭膽以鎮之誰謂謝太傅爲矯也項子假特寄之

又

關外屯種需耕牛甚急而僕遂行有司之事可歎也除此中派買尚需千餘敢藉台指下教諸城共成之業擬嵩官解價令以赴右下先此仰聞不旣縷縷

答李直指應昇門人

得任總督提兩住撫各兼防欵而邊事可幾定僕欲合總督之任重兩撫之權非敢裁督且以去欵也年來邊人苦楚乘暇爲言耳此地此時以刻爲歲而變雖不可兆畫餅予僕抵關裁汰不急之官五百餘人而汰兵一萬二千營將非有羨員獨謂來有未任事者以備懸儒而三大將當無事爲多一有事則少其偏禆若不易材也獨不得門下一閱關城堡以椎諸嬰懸耳以五方雜遝之衆而餉不繼芻茭不繼即繼而米

珠新桂之區曾不能加秋毫于日倘之外久羈
之法繩之日與講説上惡長理其固結之我誠
雖然有法在焉月提撕其將而氣可挽今立十
草皆而已成其六遂覺有生色也獨衆議守閉
而邊人遂以關外為不可有必欲驅十餘萬人
仍豁此二百里地其以五千頃為屯而貸耕牛
萬與耕牛子種各萬開新煤炭舊鹽池以為裁
賊而中右之從華同宜然一部署曰殺我曰遣
戍我一開誓輒發家眷而人心洶洶示平帑知

緜韓稚圭不許人以贍失膠誠沫易許也雖不
必有穎而何論遇乎僕豈辭然而經撫去者二
矣邊事何堪屢變僕處何地敢不佩諸公藥言
以圖大計惟門下爲我一體言者之意耳僕不
計生死寧計毀譽獨在事文武一聞言而顧盼
則僕所謂必更苦也兒輩念僕學業俱荒兼以
待試久遺之銓兒欲得禮教可以笥餘及之乎
門下念我乎以肝膈之言再四披讀殊切感似
附謝

又

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以進戰之備爲久守之需而糧料不繼責以親上死長爲仁義之師固已難矣即兵果仁義不逋不譁而年復一年坐食便自坐困今天下曾有計及此者乎故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爲便計而今又以爲生事端于關外不如閉關待賊來却之假令關可終閉賊可卽却僕亦有心胸敢圖關外耶念賊一據寧遼由覺華以百船渡大洋則

關城百無一據兩天下安危尚忍言哉兄自曾
心悉大計可爲我輩之儀不好剌剌饒舌以兄
愛我情見乎辭敢略言之惟亮

柬毛總兵文龍

再披報牒具見將軍功高心苦即叨　主上鑒
知惟益宏膽智以大建設將軍第雲龍固天子
之命官即有逃當曲全之或放之歸此微獨將
軍家事也念之

諭孟遊擊

諭遊擊將軍向在都門識將軍以文洎將軍將八千衆于東而羣囂紛紛卒不困亂更識將軍以武游直指以曠世人豪抱社稷遠慮稱將軍不置將軍其爲我強起助我鼓望之矣特諭

答王爾宇

講以爲撫也應撫與否惟老公祖手賦之耳即諭王酋翅启下卒惟蛮結以省紛紜之日爲許

答沈總兵有容

以將軍之材膽而僕竟不能得其用甚愧之廟

家如有人皆不令將軍去戲下有可道我荷望
𢡟以寄用將軍之意何如

答張永平道春

太守自佳可諭以安心保此衝疲不必紛紛也
其諸無故而去者有法在

答道化道張樸

當殘之地聽紛囂之口頓不知春色撩人而
況甲首庾呼聽子迭來安得攬條風以破朧俗
也種種有懷面傾何日辱函教璧謝可既

答張瀚月

僕何敢裁總督爲不欵也欲得佳總督如壯猷者善爲欵防耳豈其不自揣而妄任以世方維艱之而一總督藉地短長令一鎭回頭顧盼遂無可共手者心不獨苦我年兄與堪了此僕所願同擊拊而當局自有一流人不知好家居煙令纖兒撞破也承教悒悒

答孫石梁

一出抱關而更歲籌滄海未全愈負誰作金湯

闕門自是飛封尚資鑽鑰攬脩風之甫也惟[illegible]淵之爭鳴可念向奴未滅偏驚聽子方駑敢頻惡愛之頻仍殊切韶華之迢遞有懷明德不盡衷言敬璧并謝

又

此等事誰好來而誰不好去以公貞肝膽乃悉于謝人言乎僕欲得佳總督耳非裁也每見世人聞警亦自忙亂而一片忮懆心腸却自偏多奈何

答孫總兵祖壽

新添兵雖不稱大將軍和門然亦足支柱矣願惟勉作功名無失我幽燕本色耳槩絶交際非于將軍爲不恭也璧謝

答劉義齊招諫

以慷慨豪傑遣時擠排此同襟所爲短氣也賊未滅安得遽廢豪傑哉只今在何處言之惘然兄何地何時而煩問遺耶别函幸察圖之

答王總戎威

身在行間刻刻如臨大敵此自大將軍事不必問聽子與訛也關監新舊官兵甲馬錢糧煩逐一一相關刀斗禁中那兒鬪門春色唯將軍嘘此黍谷耳

諭趙率教

丈夫精神當爲世用無何一等人全軀念重耳將軍可爲我倡之守備自是將軍佳兒待大用之

答沈總戎

聞祭下且整春防矣喜甚郎有微恙似不妨從宅中指畫諸將也奈何遽去鸎鍊翁何人不聆入馬章乎烈男子何得爾爾甚爲心惋條次明悉便當入告惟慎眠食自重此中已圖所以聯京下矣

答岳石梁

天下事真自真贋自贋我不能爲贋如人不能爲真只得與我周旋耳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小人豈不然哉翁如藜山喬岳世人妄欲

閣下之熱吾所謂眞聽天下自爲賢亦不過剋
一時便宜卻亦有一時亦不得便宜者吾不能
爲賢何得不認眞以僕之迂借籌爲功自是本
心然何嘗敢輕以朝廷官爵相許與乎此等直
付之嗢噱口也率爾

又

以兩年之適卻以此時來想機神之佐正人乎
迺自它人獲以启下它人以兵启下以遂微功
自哉定有隆恩以酬明庸惟在雖皺諸君子

無易突薪也壯猷大略寧獨僕藉之而一流議論姑妄聽之耳以總督與翁僕所未敢而翁何不宜者然僕未敢者勢不敢也姑妄聽之

答林王事

此舟號崛疆却有志介閩山石道云業爲門下認過可恕也僕豈敢縱甲冑以傲縉紳但願縉紳同養此甲冑之氣而粗豪者定裁之以法如此舟須不曉禮儀尚以法治

答陝給事兩難門人

求升非將也丞符和解手耳此兜杖柱爲報下
亟念蔡朱蓮及所任將然頗以火器稱僕初抵
閩每下各營教演本弁成熟者近千人而百人
中三孔者三之一曾與寧武營特賞其將以下
有差而檄下五部以勸比兩撫院相次以贊自
名僕多居關外或惟中而營各擲一日下雄武
則本弁自爲下杷日又不遑且其下加少爲多
借稔爲藥種種無一有却又借此以懲古稱知
人善任使即本弁隨其材局都可任使但願諸

公無過爲邊人設方略而佐以軍需一聽邊人爲之必有以仰報朝廷如近者無一人肯來西却從淨地說法無論說不當于邊人而此中亦自榛榛也中朝當力責撫按誡其輕進邊人尚得提掇諸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如上下只有一怕中外却說一守邊入合諸將縮項斂足在陴睨乎何日是出頭世界歲坐養十數萬烏合之衆既難久守又難更番即奴酋永世不來西犯亦自當大亂况以爲然否

答袁節寰中丞

歲又載長與其日短念不敏之支䂂㴱傷高材之足踆踆仰伏雄猷俯懸雌甲春風細栁拊大樹以凌霄夜雪䳺池對六花而視草誰能攬悅殊忝拔觗敢勞彝梓之素懷遂極情文之慰藉謹璧謝不盡

又

一流人物領身家不領朝廷而却堅持人短長于以所不必有此之不能銷而欲銷餘孤乎楊

弁何如能如舊弁文偉北岸乎今歲似有機括願兄努力好爲之也如祗從世語謹防南岸對非豪傑手所甘心矣袁進等有欲弟調來者可乎兄爲弟密言之

東島總戎

進日各營有事乎幸無辭勞怨以報朝廷前云徐塘管廣武營似妥以高見管撓武營未妥也此輛兵將而人似閑鑠進不能殺人退不欲人殺者[illegible]門下可悉心計之北教如高不可使不

必[illegible]前歲以胡維寧屯種可來乎

東歸內道

鹽鍋成造幾口可盡數給發寧遠以裝遞備無使有三月無鹽之嘆也

答龔其道王完虛

忽聽樂既[illegible]中而弟且自塵遼左千里明月共此胡天不知[illegible]火秋[illegible]搖人耳目也亦時念長安勝語乎弟未即磁此短狐而九塞清寧一隅易覓所爲倚雲中君嚴此北鑰耳誤承重任

遊遺雖斐以月之三日抵寧遠縣此雜殘以固吾圉也幾不知春光度關門矣附謝可既

答馮木夏

一行抱關遂不問家園事接手函便如對橋梓在家園論文時也字人之吏最是親人一念好心腸便是四境福澤亦是吾家福澤然存心要仁恕立身要廉[illegible]處事要明丁澤必究于紮猶法不[illegible]于[illegible]清廉不收錢而衙門要錢仁恕不[illegible]人而衙門晉人祇是自了澳此究要十

分留心十分防閑兄以明用恕自是精采僕好作脇備語想亮我意真也巡方君將及瓜乎清俸纔六月似于期爲少須滿十月乃可耳附啓一牘可令人酌投之附謝遠致

柬陳直指九峰

念東人未職得清響爲激揚遂以綏此殘其于銅墨長吏若藉俞跗然藥哺之而參苓餋之將護其冷薄也解墨之組更加于勸廉之駕哉一行抱關遂遠風猷謬以迂腐誤任危疆台丈

不爲梓誼一引手乎章丘焉令材操自入大衙念其人志介遠也敢希噓植想可不負狄籠乎惟報章之錄率爾

答趙副將

虎酋之部不援乎其數的可約畧報我兵事惟悉心遠計是倚念我爲謝

答畢白陽總憲

讀四大議殊佩深心大臣以道事君應若斯矣學獨勁骨血腸以事見乎僕齒髮日殘迂腐日

甚徒有仰雄歎愧此雌甲耳拊細柳之春風對六花于夜雪昧覺駿狼之景爲速也過承函注可任主臣敬竝并謝

又

登臨遠山望覺華島方攬結高深于懷袖忽接手函始覺春光隨馬度關門也已而閱殫殘之篇則二百里灑灑十五萬敷敷頓不知關門有春光矣內部之八萬章作西江乎馬骨爲丘而不言似恐言之又覺謝過翁以爲當何如諄諄

之愛敢不佩之

答馬總戎

聞車營有次第殊欲聚觀于關門東也漸集漸熟便有生色人情初拉之使入尚覺牽合久習之不知當自安妥惟門下深念之此僕與門下大關係事諸所調度俱有條理其車之應更即更只取有便宜前耳此時便得怕人愁到得不怕自家愁時方是豪傑

又

以御史之兵合船與軍共來屯防此此大便益事可速令之出高將自是聰明人第世間人乖猾多以聰明誤耳甚愛之故與兄商権此等官都未易得也昨聞劉定拜出門有遼人隨行頗多此俱吾輩大業債也然俱是朝廷赤子何得不念關外兵民可十五萬矣假令有十五萬蟻虫恐農之死乎捐一身以全十五萬人仁者為之矣願與兄共念之

論副總兵孫諫

念將軍爲諸將翹楚第要傾此一片肝膽仰報
朝廷則百事自理尹將軍器有次序乎本官氣
不宜于衆凡百需用未得稱手將軍可夾持爲
之此自將軍事也老成人那得不念之附謝我
念

諭楊家謨等

閑五車營頗有次叙此大將軍勤心亦將軍等
勤力也吾輩生在世上既爲人進在朝中又爲
官若縮項拙頭延捱時日便不是人如何是官

此本閣部所自念願與諸將共念之附謝念我

答董秀才

久別爲念何時坐齊頭與兄細論文也附謝念我試竣當早向籤中爲望

答郭户部林兵部二主事

闗城十萬衆賴二兄爲拊爲防即朽腐餘生苟延宵旦然安知有生之樂乎事非不可爲而心力不一令晉公笑人矣附謝

諭陳九德

將軍精勇有膽識凡吾輩要識以用膽車嘗好爲之以久失約束之兵拊而有之徐以束于法使見吾之德而不覺相安于法將軍饒爲之矣

附謝念我

答劉崇守

以百弟子約腹而入者湊來餉弟那得有此段福力受用平生只爲少兒折乾錢見受遠譴那敢再惹業債乎不敢受不敢受淹下幾多受了氣約剛餓白頭嫂又吃齋可辨肥瘦筋當肉乎

賀前緣齡到此幾滿一年獨不得與兄盤桓耳

一官何物牛鼎維與讀字白子夜歡未嘗不念

今昔昔樂也益津風景儘佳更喜三堂為一州

勝不以春秋奏琵琶配乎州尊積厚德人想念

胥瓊客也唯仁兄愷悌以待諸友無以教官臉

令人不親三等齊那得送許多人甚無使教人公

必親之昨聞入賀抵都門悵悵乎不得晤言為

念齊劉兩兄欲還弟以正月之三日出略寧遠

且一月矣兩兄姝皆今年當拋此官蹋蹇益津

一問白頭樂事凡可預備以待

啓棠首揆

總督之議門生兩疏自明總謂此中只要一總督兩撫院此邊疆之福也不必要經略况于督師門生之恉請督師原爲整頓促督成一家當便可交付當事目今身既不得脫而却令旁人促督此身矣合一鎮將吏聽命一人而同心僇力共圖大業者凡以此一人能可否上下之也今同事之大吏以旁議爭者而此一人且若有

者熱欲為則救乎相左不為則何已屈而不顧
袖不獨在一身老師照明如觀火而恐不為門
生一念乎如此係門生一身亦何敢告苦告難
目今關外十五萬兵民而議赶藍關門謝絕遼
左此等議論即老師難任也初有撫命即上疏
持此議得老師止不上何恐不為門生一言令
數月來堅讓其有為而曾不一為獨曰替曰五
字迎撫曰殺我曰救我充軍此等景色老師明
知之而猶疑門生以不任豈真不任乎門生苦

矣欲終不言則又何等關係而可泄泄一有言

則爲役爲辭拗一世之論而自持其禍寧有既

予違恤我躬天下事又安忍言老師遍天下爲

一身必有以教門生

又啓

初三傳牌之信非的也屢遣人至廣寧獨西虜

伺裁邊人之從衆歸者耳近已兩次遣諜人賊

巢矣有回鄉自浙城來者信頗眞然防守則不

敢不嚴關門之守都爲關外以寧遠難民之心

□以城守將士自可無患門生以人自抵寧遠與諸將共奉防夫矣後前屯則關門所倚在此即關門砲火儘可支撑而將士之嬌嬌者盡可以戟其謂將吏不盡奉行則以一柄各保左翼右於至關外之屯鹽俻深安揷不肯着身即練兵常則將士肯爲而文史或不着意曰只守關以內耳此宗關天下安危安得老師一臨關塞盡此情形也如縮足關內可以守關門生豈獨負擬懸好爲危事以天下爲徼幸乎凡客兵利

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合泰晉川胡齊梁燕趙之衆盡客兵也五方烏合額餉而外不能加毫末于身而責其捐墳墓棄妻子固結于我已自爲難而况糧料不繼即其繼也能固結于我不適不譁而坐食便自坐困竭天下物力每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事久變生師老財匱天下之安危寧在賊之來不來哉今以速戰之備為久守之謀進則不足守則必變局外計止有[illegible]關中敵患久遠故兵必議主客而守關以內[illegible]

遼人亦各兵也是以從遼人之便西人者安插前也求來者安插寧遠二百里兩衛三所邊腹二十七堡兵民可十餘萬城必不可不修田必不可不屯以爲撫燃煮賑請修邊垣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近又立十大車營以爲攻戰之具已完其半然此等事盡非守陴擲地之舊而大不便于死而乞生生而乞來者之意兼亦合天下只有一怕夫初怕而關鉄失退守遼陽再怕而遼陽失退守廣寧三怕而廣寧失

退守山海日今山海之怕更惡更切曰遼陽三十萬而敗廣寧十八萬而敗以十萬烏合當三敗之後何恃不怕而縮項斂足不思為計徙延挨時日以了眉睫曰勿惹夫安坐而不為計關內更難于外也且開鉄以來誰為惹者甲冑為諕縉紳為家以啖心吐膽之病儒強作支撐而一流人左顧右盼不肯實做肝膽如鷄如兎一聞出關曰遣戍曰殺我老師試念亦有以此字于此必不可為只當守關以內相告者乎此何

不奉于下之人非將士也然守關以內亦必有道登御坐而不爲古今夷狄之禍莫慘于宋王帛子女與而又與疆埸土地退而又退當其時亦只一怕以斷送社稷由今觀割地使諸君誠爲世罪人然當時那亦賢人蓋上自朝廷下至吏士無一不怕正無可柰何那有一救眉睫勸和人出以紓衆懷却亦能拏男子衆心倚賴假令計行而社稷終安斯其人豈不爲千古識時務俊傑哉惟與而至于無可與退而至于無可

退社稷丘墟而爲天下唾其病却在自護其局以偏任一種人遂至于戕殺忠義而不顧方今廟堂當以恢復爲大計責邊臣以酌量進止勿信孱膽苟且之徒自護自蒙以必守關內滅兵省餉爲主邊人乃得提擬將士以振其殺賊之心而機會未知邊人自不敢強進如廟堂專抵以內守則九方烏合之衆坐食坐困邊人何所借以提掇縱令之出曰上只責內却教我外恐外有警而內無兵矣且關外不塡實各城營兵

于京無以爲外護即西虜便在八里舖殺人放火如門生初抵闕時門生初來西虜盡繞闕門耗蘇旆草雖還嵩阜一登門而腥膻之氣撲人日擬刲殺驚傳烽火門生苦令撫官初移之中前爲四十里再移之前屯爲七十里又再移之中後爲百里又再移之寧遠爲二百里近總兵官以兩協提各路將分以信地仍以撫夷將統兵駐邊堡仍隸以鄰堡即撫即防而脉絡分明支節貫注更以中右之役揚兵搗剿而各部遠

過再得市貨稍與通官不假自可爲防而今議守以關內則虜可填入關以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于關門其外之二百里地十餘萬人何所安揷而怨造謗曰人怨不知誰逐之出所怨者誰由此言之即防西虜不可不實寧前而況東虜據寧遠天下安危寧忍言哉守不在關外不守戰不在關外不戰款不在關外不款至于總督之議門本只欲得一佳總督將兩任撫院合狀防而邊事定從其不自協而撫不可勝

之任其可以任者只在兩撫院老師爲社稷遠計兩撫于門生同與何如門生之議守議戰如此兩撫素具議于老師何如老師必見之眞蓋門生不能爲局外之觀老師必不忍于門生而况肯忍于天下必有以教門生至于糧料不繼軍餉不敷衆口雖囂而曾不一念豈有内閣臨戎終年不准一見即往返十日亦不許曰是欲卸擔曰是欲窺中書之堂昔范希文自祭知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或

曰旅政豈可復還李伯紀巡邊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中亦引希文事且言使臣既行之後無阻難無譏謗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門生乞入覲抵欲稍通脈絡無使有錢糧不足之患豈其患逐其人以逐及僕者然天下亦有以逐為不快者乎督且不必推而門生所願請于 上督望老師一

爲門生計之以全門生所爲仕年來無不合函硬加以不合乎之以入又不問合不合而硬加以不任至于議以使總督提兩撫爲欵防而硬加曰裁督曰罷欵門生所爲皆衆口者此類是也非敢計毀譽也人至于不計生死而寧計毀譽

答唐令公

每念彈丸小邑乃不爲高賢所鄙夷自是名世眞儒非復世人宦學也兒輩仰荷涵照令邊人

不問室家然常念其惷愚或不足辱大治耳敝邑殫殘百無一經費而各衙門每為鄉官題門一撒動至數十金向者周父母遂以額賦借支積數多而竟不能補煩為經治者持之僕嘗盡出所受上官之問遺以濟庫胥之急今且自念秋毫無補于梓里而動煩多費其為父母患苦甚大今敢為父母約凡上官有贈送僕者止將原帖付兒輩印令具賤姓名謝帖以還報上官僕令兒輩謝其上官交際之誼偶于往役致

歲不可那移借支入強爲餽送以朝廷之正賦爲上官供私交僕前生時曾見薛侍御繼茂曾爲貴鄉孝感令後改文安僕時讀書其地文安澤國也一時鄉紳十餘人而八差贈送歲可千金舊以水泊舟居畸零戶口錢充費薛公歎曰擧人無家恐剝其膏爲鄉官大嚼乎遂免畸零稅每一檄下輒致諸長者枋而不持一物時舍親姜中丞曾開府貴鄉鄖陽者倡同襟齊具謝狀亦不煩一物僕時竊心識之蓋欲學薛公而今

猶不可學姜公乎願父母俯體鄙私兩相便益仆凡百樸誠不敢爲絲毫欺詐惟鑒諒爲希

答王典史

里中信來聞貴廳清廉不受鄉坊斂錢又明斷仰佐堂上共爲小民福澤又曾出私錢募救火者上官當亦優崇清俸幾多可遠來送禮乎仆在家嘗供貴廳之先任者米麪以願其清廉以後不勞送禮可也璧謝

答王霽宇總督

依仿如對敵性意豈通何以蠅西也承命嘗禱
詢之以開所未解仍當咨送之耳敬復

東馬總戎

連日各營銃砲及車營營練乎王大將軍謄力
制如背相見乎尹將所造諸器可催督之仍與
該道言可作速應付之此公家事非可以其人
低嚻而今之悞也劉永昌豈得不薦尹應聘豈
從又參此武官不係惜于文官之故耳天下事
到如此地步尚較量如此何以做事可惜吾輩

一片肝胆矣府中有家下人來寧遠可遣數人伴來焉有穩者揀一二匹付之永平戰車一百二十輛小車八十輛已行該道調取矣府雲車及遵化車尚可調也前所改造極便

答山西劉開府范董

世人語賊無不變色郤哉而獨勇于紛拏之談衆以樂世皆怕而樂兵以勿怕樂世皆逃而樂兵以勿逃夫世而百計不敢來來而百計不敢任者赴湖中者伍乎以國家養士深恩士大夫

鼎恥道誼何如而一推經濟朝無一應其求者亦從求賢真可謂無人而豫備不解事獨擕空肝膽自任天下之重誠念 主上深恩臣子不宜薄報寧從念貴開之雍容丹徼之馳驅乎老父母莫心體國一意忠公年來關門受益宏多倘肯低佪了此乎駐守邊忽接手函便覺春光隨馬仰快雄風俯慨雌甲何當遠注啟謝

答馬總戎

留此一片不媢世之心便足辦賊只管練兵只

管提撥各將以共憤共怒勿使其相習爲玩愒之風此昔它人所不得制所不得撓即有言者姑妄聽之夫極言者之害不過殺此身而吾方捐身以爲朝廷曾此身之不計而況吾輩實做事即言者安得殺此身果如實實做事即見殺于言者皇天后土寧不鑒之門下深念勿再紛紜于衆口以致躭閣大事吾與門下共擔天下不覺言之痛切惟念

諭參將劉永昌

以將軍之號而漏關院之薦則將軍之品更高從初爲怦怦後更爲喜即尹抒武又加疵焉世事可念也將軍尚平此氣留爲大敵之用不必一一與世人較也愛之重之特爲此語將軍其體我

答王威總兵

兵之發當酌量緩急不妨陸續來其要緊地方仍酌量以得力兵防門下老成歷練爲國忠貞定不率且也小僕可令善調勿躁勿恐平其心

氣節其嗜慾早出以爲國定戡定大亂勿見難而思退勿惑于自便之言而相與以爲知幾目今士大夫不念朝廷養我輩以高爵厚祿謂何聞推則抵死不來旣來則抵死要去門下看目前縉紳不爲我輩羞乎令甥好官可大家做好

諭王牧用

將軍勞苦矣如何買貨不來豈不知爲春季用

一　將軍悉心調停有意檢查勿令下人冒濫仍

行告諭部眾旣有戒素我自當守漢法無

之道也勿以適間小小得些須功便傲以加之

可注意

答王霽宇總督

僕腐儒也何知老公祖悉心爲大計耳僕從來議論原不執定漢法祗願稍爲操縱如此一事旣有賞功成約便可不待講而與之旣費講而撫坐門殺將官便可稍爲斷賞之說待中有端緒而後議然終無不賞者今不以殺人斷賞而却以殺人增賞得無誨之殺乎將殺賊巳加賊

賞賊殺將仍加賊賞夷狄貪漢財物亦復何厭

僕所低徊以此耳然終是小家數計米調湯學

問適爲大方笑也又念老公祖方以蚤竣此事

爲意不得不如此處分是唯指縱諸弁蚤竣僕

非敢持異議也朱梅已發從西來矣

答張永平道

又不聞高議心甚懸懸乃至勤大旆于荒原殊

佩聰識之淵遠也以門下勤勤啇誼何賊不滅

故大將du武人不必繩以深理此中獨有此人

原缺

哲也

答尤總戎

僕與大將軍同來此地凡以彈壓兵民安綏中外無使驚訛遂圖遠略至于採木架梁當以裨將出行不必煩大旆也况貴體未平宜勞瘁于風日之中而過傷脾胃昨朱參將來俱言門下當省心力僕意正是如此願養精神以剪鯨鯨耳惟珍攝勿躁

答李總戎

此小敝易爲也惟大將軍所以同圖晴長筭者
火器要諳可是練之然不可任吾意而于各營
之不合于心者爲輕重也處此危疆只念朝廷
勿念私意大將軍德氣自當念之

答郭主事户部

僕不善相人而善相心年來與兄周旋輒得其
心方今貞品也貞不絶俗通不失已自是有用
豪傑此中諸公悉擬借重關門獨恐未肯許耳
言念高誼可任企切昨見貴衙門以所還揺所

記新此一時拮据語耳兄可爲貴堂翁一語

柬李兵垣精白

方今虛而可實者東江也省而成費者登鎮也實而疑虛省而嫌費者海關也讀大疏頻關天下安危只在解人耳寧獨負痾腐儒信爲枚發乎小疏乞請種種正欲奉台教恐不爲邊人一引手乎踣頓之極兄又恐不爲一念梓里乎每不敢以空函煩報言遂致疎濶張鳳老體健否附問

東萊老師孫五閣老趙兵書

宗病甚諸鎮道輯其所需以請而幕中諸君為辭惟老先生酌裁可否而務在必遂其請乃可為危邊計伏枕次言不盡百一惟老先生念天下大計一主持可任懇切

又東魏閣老道冲

數得手教如對面披直腸快語也弟實衰病之極諸公猶不一憐而放之必令死于荒塞不足

而中普羨乎舊將欲遲我政尚有六七公評一

汪文言尚有獨救也相方何如豈以弟尚欲鑿中書之堂乎病于外而愈于內寧有疏餘

答朱工部門人國磁

以門下久勤而所至功高其節縮每至千萬乃靳一加銜乎宦如啖蔗餘而得味更佳樁儒行徑不合世論而冒任天下之重遂且維曼之令天下怕賊甚于遼廣而備賊更省于遼廣多方誤所忌之人而不思已多方誤所怕之事以金繒予虜付二三遊弁而日與以糧料予兵合文

武大吏而曰冒宋專恃和議謂賊不再來詔減秋防之兵故李伯紀謂禍生于忽然所防之虜即所和之虜也今恃欵西虜而議減東兵愚于宋矣將殺賊增賊之賞四千賊殺將增賊之賞一千以通官張大金質虜庭邀來喜峰增千金仍鄉我被虜之人克爲逆賊令僕殺之恐乎身任重而反制于藏身之罟者陰持讖而多方以誤之李伯紀笑人矣

東李御史應昇門人

制在講筵從衆伸解江道長事僕謂邊事任人要專而議論不妨待邊吏推敲豈其身當事而罷天下議論皆絕勿進凡僕所饒舌以其妨邊事不以其防身也僕豈唯不敢決大舉而疑其地即其人此小舉毫有枝與無贏餘矣年來上所去而僕不能留衆所用而僕不能止而諸公卻以為僕曾去某留某而僕實未嘗去之用之也小疏曰百計同仗番成自用一籌未展已見輕敵兄為我嘔噱乎其于諸將則尤王兩總兵

取其氣鋭未浣東塵而經理百務惟馬世龍真可任將僕以正月三日詣寧遠而尤于臘嘉平之廿七先行凡僕出則總兵護行而其未即冬駐寧遠者以城室未繕完不得即以大將安插而僕之在寧遠酌料一切以呼顧道之從關而應蓋在關皆辦關外之務而非親見關外之急者未能爲呼寄歲以大吏送家口而中外驚安非發由不定而彼已情形東西首數水陸機宜彊也要務一切非寧遠不可審酌並其防禦[illegible]

總未條而輕爲縱所事事之狼遊也王帥自是撫戎心亦疑皆而尤帥猛卒可戰兩入俱摘而尤更重此中人情不樂久處危邊武人更甚操縱去留一不得宜則衆皆鳥獸散矣特議強有力于此陝遷賜舊病于此死亡即勞不它調即病不輕脫獨脆而無能猾而有疵者時擀撫之而供抨彈其于兵馬初就見在格數不得遽更諸大吏議調十萬八萬後至五萬三萬僕再四堅啟止調一萬二千蓋不調則滿目逋逃不備

稽遲之患多調則征進無期遂切坐糜之憂然逾此之數便已省減而減之又減即大豪傑不能竊念三敗之後賊勢更張我兵更減而今天下士大夫怕更甚于前兵更欲減于後以金繒予虜眞費眞目而不敢問以糧料予兵日缺日乏而反曰虛捷遂多方誤所忌之人不思已多方誤所怕之事米專恃和議謂金人不再來詔減罷秋防之兵大半故靖康不守李伯紀謂禍生于忽然所防之虜即所和之虜今持欵西虜

說滅東兵愚于宋矣當是時以親見親嘗之事立言百不見信而從旁道路之口一訛即眞據其意既以立言之人爲愎爲迂不可信而却又不令弗愎弗迂之人代其任天下事豈愎者迂者可任即其人愚不足辦而衆所公怕之天下可輕于一擲乎．皇上既未悉僕之不肖而誤爲任又未悉天下之與棄不肖以險爲格而不得任天下既借僕之愚以塞衆人所不欲任又借 皇上之任以遂所不便其去之意而更欲

代所同者以任其患而好官自爲竊恐賊一日未平則兵一日不解目前恐以遼人換西兵僅可省征調更番之苦不致有劫掠逋逃之患而規模大定須俟所成就而酌令人俱曰進取相機曰待時夫時機未至誠不可進豈時機未至却謂之安而省兵餉以守僕方惴惴于坐待不能守而今人已惴惴于僕之不肯爲守而好進且今存十二萬營設防而外馬步可九萬六千無戰者半但饑餉不得不親馬步不得不合將

卒不得不雕砲矢更番分合便捷而馬不足者二萬兵不足者萬有奇約雜費可六十萬金而辦審時相機則賊之兇暴已極遼之憤怨已深我之精鋭已奮乘諸在遼者威刼未附欲逃未能而草木滿野可以因兵可以因糧過此則遼化爲虜編之守驅之戰俱可以逆顏行而馬不資于草人不資于稼則輜重之費多蓋利鈍敢請逆睹而時機不可頃失如曰賊必不來我但不去而兵可省餉可減僕未能也僕身爲大臣

受　皇王何等付託而敢為巧持敢為拙擲蒻身任重而制于藏身之固者又有一流人以身所徼倖賭天下之心目者為能而令邊人程能于下僕觀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患莫大乎中有蓄蘊待潰之人今天下衆倚為盟者或含怒以待所忌將岳忠武不免于割地主人而究唯李伯紀流落不偶也兄愛我何以教我

又

曾為友人有言曰今天下急不難于用小人継

不敢于諸君子評閱大奏有患雖用小人之論
甚快來教一一奉復惟教我吳本如爲先朧友
兄同門先大理兄同僚究悉本如川中大奘而
又爲我確正當人其心事自是正當眞社稷之
福也此中原無難事只要心腸正當百事可做
大豪傑手饒爲之矣突突語無以示人作談柄
也謝

東熊壇石操江

念惟眞正英雄爲人倫畋倚故留京闕天下安

危而壯猷遠略遂且安留京以安天下顧何得別天下于留京乎渝關之政亦天下一方而其需舟車也如左右手翹稷下爲暴舟而適讀薄華之牘殊作胸春也台臺得無意乎無紛于議而濟于行渝關倚台臺爲命矣率爾附言惟鑒在爲荷

答馬總戎

條次尚詳明晰鼠見心匕經綸可一一爲諸[illegible]尚明仍令諸將爲其部下請功貝攏設熟[illegible][illegible]

自驍然以戰車為正而輜車佐之凡騎次焉[illegible]
器具供隷于戰車則條貫自明門下學心[illegible][illegible]
乃得有此法得二三好兵官演習熟自是雄兵

答程中丞公祖

命惟四履當天下雄要以外聯萬寓內護神皋
仰藉壯猷遂且康乂元元惠此京國蓋重地弾
人唯是字人之吏銷鶯鋭于馴雄慎操割于烹
鮮而水鑑氷壺高懸日月其于墨組清襟數黑
白而式敘之也安三輔以安天下即抱關吏偕

若籌爲北鑰矣殺以腐儒自達維變亦不遺一
介于建節過承函私歎深慚戢率爾附謝不悉

答翟凌玄中丞年丈

亟擬借箸籌于渝塞了此五日而屏息聽中朝
之議未敢發聲頓令壯猷遠略作美西方猶是
渝關也獨不得共鞭弭乎東荒耳年兄眞品眞
心其于國字寧入猶援也天下事只要一眞而
于東若虆篙然安一隅以安天下惟年兄惟甄
中餘簭也第之術如非謀入維要祇作蝸黏牟

况何以教卹附謝不既

又

此中兵獨所謂萬二千爲雄而爲人中獨優下之甲爲雄盖將吏矯矯乎見少也得指縱于援旆時旌旗變色矣可任同舟之感漸謝諸韎韐君子原議再歲爲瓜期今已積口餘爲安家矣獨是天下熙熙何當此萬餘人往來而得一東人減一西人以土換客跋跋乎其欲其即叙也計客兵之數不能頓爲進計客兵之情不能久

為守而一流人聊不動念將岳忠武不免何止李伯紀流落不偶也天下事堪此否也

答原任遵化道高中白年丈

今天下以平東之政為揩不借外兵不費資糧而歸然京觀其于建威銷萌猶掇也當減兵之弱而議三十萬否兄安得以六兩之一脫登壇而建節乎薊封漁鼓之間乎得手教憮然悲壯歔敢不一一俯之大英雄推枰欲手而以學乎作老草分日遭維艱乎偏又何得拔茄當雄風于

[illegible]便其留不欲其去世為此待弟矣微人英雄誰脫此者念之

答唐令公

恭念薛賞騰茂蔚為重地壁凰即荒微勞人借與誦以解束條之思也河水為邑一大利害微明德迄無安流蓋築而不濬旋築旋圮而況築不如法乎一勞永賴明德遠矣尉餘錢虜兩相譸張其一流親戚或與其倉胥相遊者或不無援護之意在臺下自有公法誰得干之然法如

其罪而于中少從寬假微獨省紛求抑大慈也至于逃亡沒產似宜稍遲時日倘捕獲而理之予以應得之罪如捕必不可獲然後酌而行之亦須量其罪合如此而後行僕聞人家父母于子弟嚴誅之寬釋之俱是一家之天地僕固子弟之列恐不為有罪子弟乞寬政于父母乎一二孝廉百惟寬之此等事微承教决不得與聞即聞决不敢與聞生平與若輩不通往還世然又亦肯煩相認其後生亦不知其名總以父世

言及之而言然非爲若曹也惟亮在

答葉首揆

裁巡撫勿裁總督其說似而非也設總督而去巡撫其總者何督者何漸以門生爲巡撫總餉撫以督之乎門生原疏意在合總督之任重兩撫之權蓋餉有餉撫便可爲餉遼有遼撫便可爲遼以一督總其中而權實輕惟兩撫重則事可做惟總督之權輕則兩撫乃重若宜雲然此祖宗成法餉遼舊例令人不言重兩撫只言重

總督不知兩撫重則總督爲受成立斷之人而款防得力全在兩撫即鎮道一心齊力惟撫是聽而大事可定其曰停推則以方今不便其留不欲其去之計行遂念而之可來而來渋于誤身今以可去而不欲其去更以誤天下誠若總督一流人居靜地而特分劇之短長意合則强予之意不合則必去之試不避瑣括而略言其易見者如論三鎮獨王世欽品在不激不隨論三道獨爲有爭功在不見不聞論兩撫獨張鳳

戢首欲可憂可恨論諸將則陳九德劉永昌可以不為尹應聘可參查國寧可提間趙率教可救獨孫諫可予善地倪寵可起用以萬化孚之千磨百孔亟宜登壇論買馬則黃明臣為經略題委而鎮道刪駁至十餘兩一匹究曰十八兩獨蔄邦孚可買馬且兼招兵而迄今有未完之為論增兵則通津之兵可裁石匣之兵可緩關門之兵冗而可減可汰獨王威之兵可急論各道則張樸劉俊初之不調于化孚遂不置齒牙

而獨張鳳翼三四人可開府劉詔以永平令三年移之危閘而指其過藥濟衆以永平守年半移之昌平而大其功門生竟謂所與盡不肖然而實有不肖亦豈謂所不與盡賢然而實有賢總之薊鎮以萬化孚爲主盟而岳和聲受其口亦遼鎮以萬有孚爲主盟而張鳳翼在其提索得孫謙李秉誠爲之羽翼以錦衣萬孚邦在長安中時爲含沙時爲拭獄以廣寧馱來之金遊孫强有力爲座主兼以御史爲之入手故兩鎮

之人以占風驗雨謂强項者受禍低眉者得名
即王總督之傅大李侍郎之謹飭不爲人藉而
群小資藉之近者總督聞憂侍郎去萬有孚豫
而群小之勢稍減是以鳳翼四顧徬徨不覺無
所依而借御史以求自裁今且以憂去矣本官
既得遂其屑怯不任之念國家亦得去一遲懊
觀望之臣至于舉小中姦貪逋逃姑不深言令
其解組以全大臣之體蓋抱忠義之心者明知
天下有巧宦不忍言而工于避難者反謂天下

不復有忠義之人而可以語言欺弄以行其不便于留不欲其去之計老師執玄鏡以照人羣豈其于此不真知灼見而令迂腐老生假假闇室乎老師于此時似當明為分斷如門生之謭薄不足圖大便宜明告 皇上即 皇上真不欲去門生老師亦當直指其當去如以門生材雖中下頗負肝腸便當明教以衆人之意勿令迂腐假假以誤天下老師閣社稷臣其身為社稷之公不得自私其身以求退為急而委天下

于不計衎老師慭念曰門下困苦如此豈無分憂共痛之念廢無能為助故只得委而去之夫門生可委而去也門生所任何事是天下之安危也可委而去乎以門生之痛哭闖門兩月不可去乎幸無敗壞儘可抽身然四顧茫茫誰為負荷士人與人祖父結交尚其以孤幼相託也則後死者忍不念之當孤劍之紛紜委而去之即天下未有肝膽不必交誼而謂此心何方今總督閩撫都當急推但要重兩撫之權合總督

之任以門生爲客官則天下自定如明知其人不以撫兼薊不以薊兼遼不以戰爲守只守關門不肯出一步是棄天下者非獨棄遼東也惟老師萬萬注神築墻之議自是天下大計獨此時班兵急在關門而車營之費更急未敢出口耳乞發帑金數萬惟老師主持并諸公力持之爲天下大計至可爲督撫者門生原未有欲用之人老師幸寻以可其事者無令廣而且狡如買臣之妻千方百計只是它適耶措大鵬力供

不無一遂意郄令閫室不得安生苦矣

又啓

議者以總督當推而不言重兩撫則仍以總督專欵而別于兩撫之任此其失立法之意爲邊患甚大門生備嘗之而後敢言它種無𡨋爲主持以創撫査創以遼撫重遼以總督合欵防督兩撫于上而主斷受成無掣兩撫之肘更便兩撫力得率鎮道爲欵爲防至于門生定在當罷免即兾是 皇上不欲罷免儻不過塔居稍佐

未議便不必下行有司之事其得力全在兩撫盡力爲之今當揀擇有胆識者四人以新此局使旌旗變色亦快事也不然紛紜一番竟落舊巢天下事必不堪此等弄念老師爲社稷遠計定有主持門生此身不敢問也門生胸中原無欲用之人適邢守石邢同日謂遊化遊張樸可代翁總在廟堂定議門生決不敢與聞

答永平徐太守廷松

以門下持操而復有識論乎頗平心應之無悔

評也中外為我不其毋以乃丸

答尤總戎

尤督何頗如此病何不且于此溫養而勞務之

答袁開府節庵

得諸將比發再出兵力稍給便成聯絡大局而世人皆事者少不肯延捱日月令當事者受其經重不返之勢奈何惟竭力圖所以為社稷遠計袁進華肯効于此岸何必在軒較下即來此亦借為覺華之役亦以洗弁云欲來耳功不必

問其處倘不必問其實廟堂以此爲究了事無可浩歎登倘豈可去司馬曹胸中無九邊而歷目聽談若斯矣

答張總戎士顯

大將須挺然獨立耻爲婾喭方是鬚眉丈夫若鞠躬縮項愉納豪門乖爲延譽及一聞警報便如蝟如蝸㵳身刺殺此何足爲用平時怕內賊臨敵怕外賊只一怕便了一生昨語諸將日能以怕死之心怕生便是豪傑將軍雅負膽識當

爲我辦所以臘長、賜者適小敵耳草草

答王總戎威

予之以事而不予以事權蓋寄其責虛其應頻若斯矣姑就見在家當整頓之聊可爲備也

答王總戎世欽

少年易病而少年之病亦易痊大將軍其愼調之當此地而抽身門下何以爲身以此時而僕在事有少年告歸之大將僕何以爲心惟平氣安心節飲食寡嗜慾勿急勿躁移居外室令相

知講古名將安身立命方法其正氣日克邪氣自退惟門下念之勿再言告歸今天下繞口我兩人也

答畢白陽

烏倦飛而知還吾輩人也獨無倦乎還乎審時酌勢中有所不忍耳以壯猷英略勞統郷邪誰復有念闕魏闕者津津稱述海命脈那得不必悖百凡倚古衛爲重[illegible]無作驚人語也衛尾如期當不必泰鳥爲快

答饒餉道士晉

年來極丞苦心敬聊爲將士忍死求敵相尤也蚓尾如斯將脈可鼓直日望之矣糙春爲勞

答山石道袁

吾輩做天下事只論人不論天然天道安可誣也此一流人非天去之又攪多時吾輩安得不吾承天意亟爲勉圖

答關內道劉

凡百心勞爲念然心不勞事不集正須忘此勞

耳諸弁中有亟需便亟發之彭婁輩既無大失姑從寬可也西洋藥可令亟製之爲念

答趙兵書明宇

方今安危在邊徼而大政在中樞承教曰撫防兼施戰守迭用願與公共圖之總督自當推但稍理鄙意總薊總遼總款總防以遵祖宗成法無徒以大司馬職儀幣則兩撫之責成不得不重而總督之任合前來教曰薊門總督似更遴選防乎幸亟推之僕意原未敢裁也特世人

守鄙意丹滑防且盡業理旋斁矣如可守寧城可守也如不可守閉城更不可守也敢不佩艮戮馬世龍自是大將願無聽一流人細語而曰可殺邊人之幸也率爾

答王總督

讀大號便覺曉咆豈有執板道理向與狄說者操其機構而稍就吾理足矣仰藉明獻告心敢不爲邊人謝

東山西開府劉兆蓮按院徐卿伯

念一隅未靖九野爲騷年來百凡軍需其取諸賜履猶𧶼也唯是同仇大誼不以籬落爲私耳敢不爲邊人以謝數年家破司獄抱忠烈公之孤憤而寄志銘于兵也爲邊人開治于鄉諸所關切竝惟呵護敢不爲邊人再謝

答呂平部鎮道

疆事參差獨藉謝公北門之鑰爲續命縷耳敢煩典記以惠函私敬盤弁謝不盡

柬徐燕初撫院

問歸目次外欣然相告也尉以北鎮重東偏諸文武大吏合十萬軍聲望新旌爲色矣腐儒巽在牀下日卜台星之至止也弼便馳函詩祥遂發爲荷

東高澍寰觀察

念惟壯猷大略戡戢南服損旆東來遂且綏此杼軸以建威銷萌蔚爲重地殫人涵和昫育而予之生全也獨不得顚藉德威爲遠澤腊此長鯨耳弟一行抱關便遭縲婁予之可爲而控之

以不可爲腐儒何只念獨恐諸公之志銛于臨
耳年兄何以教弟

答李太常京山

以何時北上乎祥麟威鳳予郊于庭中外耳目
蔚爾光華卽邊人亦歆一舜且也擬爲諸奏草
乞條筆未敢遽

柬左僉憲

近事何以紛紜如此邊人遠在荒徼不能悉轂
下一字惟老公祖一一敎之然此何傷于正人

是諸公之意所爲似有大主張者爲之僕嶽
中涉睞幸惟寄亦決不敢妄語人也一病潦倒
遂不可支特顧借大司馬以輕熟代之得正首
丘益此中不必怕幸司馬來亦可以盡悉此中
兵馬之可用不致觴信人口也惟老公祖應在
爲崇念之

諭帖

内閣諭遊擊將軍鄭繼魁近棱具禀知將軍與
張盤協守金州以爲後勁往復棱濟遼人便可

無其壯者爲兵然須精而熟道路者大兵一動便可前進爲導仍以招降我遣人以大其聲勢但爾等遠在島與本閣部日向督餉爲爾等催促從來不知可曾陸續到否將軍忠勇可與盤矢心以報

答戶部郎曹履吉

讀一一直指陳疏直誦其爲膽智豪傑究後從中驗所忘丈之深心也益佩豪傑膽智及今得閒小挫而何綢而穩茲而辨堅而不冗乎精心次

力哉夾乎也僕合一嘗爲衡者四各有督衡得之所名曰小衡抑何雅相符也車家防冲突爲守僕欲且戰且前故以衡名雄哉不以人爲衡而以銃爲衡也不以十百步爲衡而以相去里許爲衡也中喻且去渝水而獨牟此小衡來豈非天〻腐儒無一日敢忘黃龍玄菟其敢忘丈之叨謹謹移文以乞總部即高車懸銃不可得便乞其人幸凡一一爲贊餘腐儒肝胆殊不愧丈而鈐略無一有然一片肝膽固願天下豪傑

同之也謹謝

答茅贊畫

世人有相爲藉者乎但足了公事不必盡同也郷爲重且惡兄可惡圖之耳諸種種在兄處此中不爲制也想自如法惟登爲慰趙都司西北人而用之東南可時照顧之無令舉目無可照語爲悒悒也地方不知其爲官更善但我輩當念其爲官耳若痒心痒乃姑不敢爲兄稱苦

答兵總督

微乎兵也時其緩急輕重而用之齊老子此自是老手人約急時無非急也緩時無非緩也即渝關擒去兩總兵而閉關謝兩虜以三萬人作泥丸胡不可者

孫男之澔??次

卷之十九終